

退出历史舞台的
手艺人

谢志强还为干亚群推荐了几本书。她看了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李娟的《阿勒泰的角落》，这些文字读来非常亲切，有些场景跟她心中的村庄非常接近。

年少时，村庄里的人与事，慢慢地漂浮起来，汨汨而出，随便一抹，那些趣事就鲜活地呈现出来，对她来说，叙述起来毫不费力，不做作，也不拘泥。

她渐渐不满足于只写人与村庄的关系，还关注那些退出历史舞台的手艺人，那些古老的风俗民俗。

她很喜欢那样的写作状态，遇到记忆瓶颈时，就会请教自己的家人。说来也巧，她的奶奶、父母和公婆，都会一些手艺活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家里有一台织布机，奶奶是纺纱好手。出嫁时，奶奶送给她两匹自己织的土布，她一直不舍得用。奶奶早已作古，土布也成了一项非遗被保护起来。有感而发，便有了《小摇车是一种乖乖的动物》。

她写《瓷碗上的镌痕》，请教过公公。公公会在碗上刻字，用金刚钻打瓷眼，刻上碗主人的名姓。

她写《穿棕绷》，还去请教过小区里修棕绷的师傅。

过去的日子，在缝缝补补中度过，缝布补碗修棕绷，时不时就会有人扯着嗓子，走街串巷吆喝。

如今，东西破了，扔了再买，工艺代替了手艺，生活变得愈来愈方便，却失去了原来的味道。

有一天，干亚群带着儿子在路上走，惊喜地发现熟悉的手摇爆米花机。

她问儿子，想吃爆米花吗？儿子摇摇头。

小时候，只要出现放爆米花的师傅，孩子们就会眼巴巴地望着，聚拢过来。

而如今，师傅还是会高高地喊一句“放炮哟”，周围却没有什么人。即使三三两两的有人旁观，也只是图个新鲜，并不是真的想吃爆米花。

看到此情此景，她感慨良多。

许多人许多事，都随着岁月远去了，而她用诗意的文字，将它们一帧一帧留存下来，也让远行的人重返故乡。

干亚群，笔名竹人。1972年出生于余姚，经济学学士，公共管理硕士，现为余姚市文联副主席。从事散文创作多年，已出版散文集《日子的灯花》《给燕子留个门》《梯子的眼睛》《指上的村庄》，作品多发表于《散文》《美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作家》等，连续四年入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、花城出版社、漓江出版社等出版的散文年选，多篇作品入选初中、高中语文考试阅读试题，获得浙江省2012-201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，2015年度省重要期刊发表成果二等奖、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等。

（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）

干亚群
打捞村庄深处的记忆

第一次接触到干亚群的文字，是去年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《再见，说书人》。

“他目光炯炯，从台下的左角扫到右角，又由右角拉过来，一行一行地扫，似乎用镰刀割着一垄垄的麦子。”

那样纯白描的手法，干净爽利的文字，透着淡淡的乡土气息，犹如风吹麦浪，扑面而来。

我本以为，作者是一个俊朗儒雅的书生，下笔轻描淡写，举重若轻。

没想到，她是一位蛾眉浅笑的女子，还有一颗医者仁心。

今年6月18日，她凭借散文集《指上的村庄》，荣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。

在宁波书城的书架上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本绿色封皮的书，貌不惊人的卷帙里，蕴藏着一个温婉细腻的靈魂。

记者 陈也喆

一本误拿的《郁达夫散文集》

二十多年前，一个女孩在余姚卫生进修学校就读。老师讲的是病理诊断，而她脑海里翻涌的，是“在芬芳的笑靥之后，谁人知我莲的心事”。

课余，她抄着席慕蓉、汪国真那些美好的字句，从学校图书馆，抄到余姚市图书馆。

晚饭后的雨天，她总是一个人走到卫校附近的田畈，撑着一把油纸伞，站在一畦畦的绿意间，念诗背诗，一种孤独的情怀涌上来。

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年纪里，文学一直是她最忠实的伴侣。

毕业后，19岁的她，成为了余姚三七市镇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。工作之余，她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。

她读的书，都是回老家余

姚小曹娥镇，转车时，利用空隙去新华书店买的。

那时的书，是隔着玻璃柜子卖的，看中了哪本，需要营业员帮忙才可以摸到书。

拿到一本书，营业员的眼睛一直盯着，目光像是在询问“你到底买不买”。

如果翻看的时间长了，或者拿书的次数超过三次，营业员的情绪就会略显不快。

有一次，她用手指着书柜上的一本书。她指的是《许地山散文集》，结果拿到手的是旁边的一本《郁达夫散文集》。

她正想开口纠正，那位营业员已经把书放到她面前，用寡淡的神情压制着她。她不敢再换，买了下来。

在颠簸的路途上，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和郁达夫是那

么近。他一点都不避讳自己的内心，恶念善意，伤感苦闷，他都愿意诉诸笔尖。还有那种颠沛流离的飘零感，无数次引起她的共鸣。

她开始爱上郁达夫的文字，只要是他的书，见一本，买一本。一篇一篇地读，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，背《钓台的春昼》，也默写《故都的秋》。

郁达夫也成了她最初的模仿对象。这奠定了她的散文基调：心里想什么，就吐露什么，没有粉饰，直抒性灵。

那段时间，她特别盼望下雨。一下雨，医院的病人就少了。值夜班时光，清闲幽静。

一盏孤灯，几卷诗书，丝雨成阵，最适合写点什么。

她写青春的迷茫与孤独，洋洋洒洒写了很多，投给报纸杂志，却杳无音信。坚持

讲给儿子听的睡前故事

的童年是怎么样的？”

她的心为之一颤，仿佛一张张黑白照片，湿漉漉地从洗片液里打捞出来。

“每一个人都有童年，而我们这一代人与其说是一个人，还不如说是大家的。我们这代人虽然缺少物质的满足，也缺少父母潜心的管教与培养，但我们一点都不孤独。”

捉蜻蜓，掏麻雀蛋，斗蝓蝓，捅马蜂窝……儿时除了玩伴，就是整日与小动物、与大自然作伴。

她讲着讲着，忽然发现，把这些故事写下来，应该蛮有意思的。于是，她写了一组文章《童年的村庄》，共五篇。

她把《童年的村庄》拿给作家谢志强看，他看了很感兴趣，马上在《文学港》上作了特别推荐。后来，其中的几篇文章，被《美文》《散文选刊》转载。

投稿一年多，几乎要气馁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的处女作《夜读》发表在《余姚日报》上。豆腐块大的小散文，再一次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。

她开始调整写作手法，不再长篇大论，而是挖掘内心所思所想，盯住小篇幅的性情文章。

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见诸报端，她的文学梦一发不可收拾，还自考了中文系的大专。

1996年，做了五年医生的她，终于彻底成为了一名文字工作者，调到余姚团市委做宣传工作。这一角色的转变不可谓不大。

只有到深夜，静下心来，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。这时的写作，成了她保持内心宁静与摆脱欲望的一种力量。

干亚群的文章，常常以儿子的视角开篇。比如在《小摇车是一种乖乖的动物》里，她对小摇车的回忆，源于儿子的童言无忌。

说起来，也是因为儿子，才有了一系列关于乡村记忆的打捞。

儿子小时候，总是缠着她，要听睡前故事。她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儿子反问她：“你